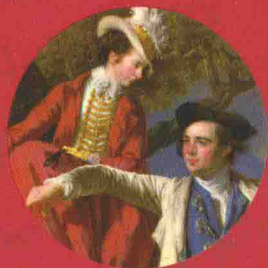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司达汤 著
张慧 刘森 译

无法掩卷的传世佳作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名家名译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青少年读本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红与黑



【法】司汤达 著
张慧 刘淼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 ; 张慧, 刘森译.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81126-506-4

I. ①红… II. ①司… ②张…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8220号

红与黑

作 者: 司汤达 (Stendhal) 【法】

译 者: 张 慧 · 刘 森

责任编辑: 廖 波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区出版大楼 550025

电 话: (0851) 5981027

策划推广: 长沙弘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31) 84472222

印 刷: 长沙福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731) 82340390

版 次: 2013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千

定 价: 2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导读 →

《红与黑》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司汤达（1783年1月23日～1842年3月23日），原名玛利·亨利·贝尔，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位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他与父亲素来不睦，在青年时期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这对他日后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二岁前，他跟着—位横暴、伪善的教士学习，使得他对宗教信仰产生了仇视。幸得1800年5月7日，他和达吕兄弟一起，跟随拿破仑向意大利进军，作为政府的书记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最喜爱的城市——米兰度过的。他对拿破仑将军十分崇拜，赞颂他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于冒险以及雄才大略，并庆幸自己追随在英雄的身后。他的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在1817年发表。之后，他以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和短篇小说《瓦尼娜·瓦尼尼》；1830年，举世闻名的《红与黑》出版了；另外，《意大利遗事》和《巴马修道院》也相继问世。

“红”与“黑”这两个字按照司汤达个人的说法是：“红”意味着主人公如果出世得早，便会满腔热血地去当兵，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的道袍。

小说紧紧围绕于连的爱情生活这一主线，描绘了一个下层青年为改变地位、获取成功而与社会艰苦抗争的故事。充分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意志坚强，精明能干，记忆力超强，他从小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在市长德·莱纳先生家当家庭教师时，他与德·莱纳夫人相爱，然而终不为世所容，他不得不离开，走进了神学院。后经神学院院长推荐，于连得以到巴黎，给德·拉莫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凭借聪明才智，很快得到赏识和重用，且赢得了拉莫尔小姐的芳心。正当踌躇满志之时，他实际上已陷入了贵族阶级和教会设下的圈套。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被逼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于连气愤之极，开枪击伤了德·莱纳夫人，并因此入狱。随后的法庭审判上，于连因为伤害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荣誉，而认罪服刑。他当庭批判以瓦勒诺为首的审判团，称他们是“怒气冲冲的资产者”，试图通过严惩自己，来粉碎“出生卑微”、“受过良好的教育”、“勇于挤进上层社会”的年轻一代的梦想。最后，于连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被押上断头台，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

作为世界名篇，《红与黑》精心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那种细致又逼真的人物内心活动，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当德·莱纳夫人堕入情网时，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直令人拍案叫绝。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法挖掘出主人公深层意识的活动，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司汤达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此外，这部作品不仅着重展现了于连和两位女主角的爱情纠葛，也反映了法国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作者在小说中借出版者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能称其为1830年的法国人。”从而，他也提出了“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这一理论。

《红与黑》自1830年问世以来，影响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钟爱。在中国，《红与黑》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经典小说之一，同时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欧经典名著之一。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第一章

锯木匠的儿子

维里埃是弗朗什—孔泰最美的小城之一，风景秀丽，栗树繁茂。城北面被一条汝拉山区的余脉荫护着，峰峦起伏，山间奔流着一股激流，穿过小城，注入旧城墙下的杜河，带动了无数锯木作坊的运转，为大多数的居民提供了可观的实惠。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高的地方，沿着山坡有一条公共的散步大道，名曰：忠诚大道。道旁还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挡墙，墙后植满梧桐。这里山川形胜，风景绝佳，是法国最美的景点之一。烈日当空的时候，游人坐在梧桐叶影中，望着落差不一的小溪似瀑布般地汇入杜河，静神凝思，便足以荫蔽他的清梦。这使得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德·莱纳先生又赢得了一枚勋章。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原本应该长得亭亭如盖的梧桐，被市长大人下令每年修剪两次，替

梧桐修枝打杈，削去冠梢，如今看起来，像是菜园里一颗颗蔬菜。

在小城里面，有座极美的花园，顺着屋子旁边的栅栏望过去，总是一片姹紫嫣红，与远处天际边的勃艮第山脉互相映衬着，实在是赏心悦目，旅人面对此景，顿有一种忘凡脱俗之感。只不过花园有好几层，每一层都有高高的石墙围护着。因为这座花园的主人是市长德·莱纳先生，他跟很多住在弗朗什-孔泰的人一样，以为愈是把墙砌高，就愈能有权受到人们的尊敬。

这位市长先生据说是西班牙人，他的祖先早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定居下来，一八一五年他当上了当地的市长，除了这座美丽的花园外，他在这个小城里还有一个凭借着其发家致富的漂亮的铁钉厂。旅人只要一进城，便可以听到制作铁钉的机器的轰隆声。湍急的水流带动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不断升起，落下，把整个路面都震得发抖。一天能产多少颗钉子，我也没法说得清。我只知道在机器不断地起落之间，有一些漂亮的姑娘会把小铁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之下，于是铁块瞬间就被砸成了钉子。

市长大人身材高大，头发早已花白，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他经常带着一副高傲的表情，神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人人见了他都会脱帽行礼。第一次看见他的人，都会觉得这张脸具备一个市长的威严，同时也有着一个人四五十岁男人的魅力。

然而，久而久之，人们便会发现，他那种自得的神态中还夹杂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偏狭和创造力的匮乏。

他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十一岁，经常跑到路墙那边去玩，二儿子也十分调皮，会爬到平台上的胸墙上

去奔跑。要知道这堵墙比旁边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这些行为经常把德·莱纳夫人吓得脸色苍白。

终于有一天，夫妻俩在散步的时候，德·莱纳先生跟夫人说：“这几个孩子越来越淘气，得叫人来管管才好。我要把那个锯木匠索莱尔的儿子于连弄来做家庭教师，他是教士，又懂拉丁文，要是他肯来教，孩子们会受益的。神甫说此人个性很强，研究神学已经三年，还打算要进神学院。我需要花三百法郎，兼管膳宿，但这是保持我们身份地位所必需的。”

“这么做，好处多多，”他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瞥了夫人一眼，继续说道，“瓦勒诺为他的敞篷马车新配了两匹诺曼底骏马，就神气得不得了。可这算什么呢？他的孩子都没有家庭教师。”

“保不准他会把我们看上的这位抢走呢。”

“啊，你的意思是赞成我的想法喽？”德·莱纳先生由衷地欣赏他夫人的蕙质兰心。“好吧，事情就这么定了吧。”他说。

其实，丈夫这个决定对德·莱纳夫人来说有些突然。因为她是那种敏感得过分的女人，家中来客越少，她越是高兴；现在突然要来这么个陌生男子，自然会让她感到忧虑不安。收容所的阔所长瓦勒诺先生曾向她献过殷勤，但一无所获；此事给她淑贞的品质，增添了异样的光彩。要知道，这位所长浓眉大眼，身材健硕，为人豪爽，在当地也算是个上台面的大人物了。不过，她又是一个性情温和，心地纯朴的漂亮女人，她丝毫也不喜欢搔首弄姿、故作扭捏。也从未想过对丈夫的决定提出任何异议，更不懂得在丈夫面前耍心机。

其实在她看来，丈夫只要不谈钱财，完全是维里埃最有贵族气

派的人物，尤其现在丈夫跟她谈的，是她最喜欢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事情，她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于是，第二天早上，市长大人向索老爹的水力锯木厂走去。他边走边想：“听说索莱尔家的小神甫拉丁文好得不得了。其实之所以要聘请他，无非是保持我的身价地位。要是我不早点请，说不定收容所所长那个喜欢动歪脑筋的人也在打这主意，万一被他抢去了，在我面前炫耀，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只不过，这家庭教师来到我家之后，是不是还要穿一身黑袍子呢？”

德·莱纳先生一路思量着这个问题，远远地看见了一个身高不到六尺的乡下人，大清早的就在忙着丈量木材。不过这乡下人看见市长先生走近，似乎并不大高兴。

这乡下人正是索老爹，他可是不太好打交道的一个人。市长先生固然是高傲的，然而，在修花园的围墙的时候，却费了不少钱财去跟这个固执己见又不可理喻的农民打交道。原是索老爹锯木厂的土地上，现正在修筑花园的第四层平台的护墙；它使德·莱纳先生不得不拿出明晃晃的金币，并以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顷地来交换。索老爹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占有欲，足足敲到了六千法郎。这笔交易成功以后，还引起了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的非议。

索老爹现在的这座水力锯木厂，坦白说，其实就是建在水边的大棚子。棚顶用四根粗大的木柱托起，棚子中央，大约在三米高的地方有一把锯上下起落，同时装着一种很简单的装置，把木头对着锯推过去。靠着水流的冲力，推动水轮，水轮又带动机械，这样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使锯上下运动，一种是把木材缓缓推向锯子，

锯成薄板子。

德·莱纳先生走近索老爹，并向他提及聘请他小儿子的事情，这令他大感意外，虽然他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但狡黠的他，自然会故意装作愁苦不堪和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一边重复着一大段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客套话，一边不停地在脑子里打着算盘。他想尽快弄明白这位市长先生把自己的废物儿子于连弄去他家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得知这个自己最不喜欢的儿子能够得到德·莱纳先生一年三百法郎的工资，管吃住，甚至包括自己刚才临时提出的管四季衣服时，他简直要乐坏了，可精明的他依然刻意掩饰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其实对于索莱尔老头的这一表现，德·莱纳先生的吃惊程度并不比他小。他心里嘀咕着：“他没有对我的提议产生很有兴趣的反应，很可能是有人已经比我先下手了，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瓦勒诺先生。”这么一想，德·莱纳先生便催促索莱尔立刻定下来，然而徒劳无功，诡计多端的老农民死活不同意；他说他想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说得好像还真是有那么回事一样。

当索老爹带着市长来找那位小教士时，他正坐在一根两米高的棚顶横梁上看书看得入迷，以致带路的索老爹连喊三声，他都没有回应。这种反应无疑让本来对儿子于连的读书癖没有好感的索老爹更是气急败坏。只见他怒气冲冲地跳到一块正锯着的树干上，又跳上横梁，伸手一掌，把于连手上的书打落到河里，接着又是一掌，重重地打在于连头上。身材单薄的于连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身子一歪，眼看要掉进横梁下面正轰鸣运转的锯木机杠杆中！若真掉下去，非血肉模糊不可！还好，这时索老爹一把将他揪了上来。

才下到地面，惊魂未定的于连就遭到了父亲劈头盖脸地痛骂：“好哇！你这个懒鬼！混账！我不是叫你看锯吗！你怎么又看你那些该死的书？”

父亲边骂的时候还边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于连被这一巴掌打得鼻血直流，他连忙回到锯旁。他眼里含着泪，肉体上的痛苦，父亲的辱骂他都无暇顾及，他看着那条湍湍流淌的小溪伤心极了，因为他最爱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掉进里面了。

这位十八九岁的文弱青年，身材颀长，脸色苍白。五官算不上端正，却很清秀。他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平时闪烁着沉思和热情，此刻却充满着忧愤怨恨的神情。他有着一头深栗色的头发，发际很低，所以发起怒来，呈现出一种凶恶之状。小时候，他父亲见他一副病弱的样子，以为他长不大，就算长大了也是家里的累赘。以至于后来，一家人都瞧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就算是礼拜天在广场上玩耍，他也总是挨打。

他最崇拜的是敢于向市长抗言的老军医。这位老军医参加过征意战争，既是雅各宾派，也是拿破仑派。于连也是幸得老军医的慷慨赞助，才能有机会学历史，读拉丁文以及看很多珍贵的书籍。临终之前，这位老军医把自己的荣誉勋章，半饷^①的欠款，以及三四十本书，都遗赠给了于连。这些书中最珍贵的一本，刚才已经掉进了河里。

于连刚走到家门口，就被父亲强有力的手按住，他浑身颤抖，只等着挨揍。

① 半饷：指法国第一帝国的军官在拿破仑垮台后，王政复辟时期被迫离职后领取的半饷。

“老实说！”老锯木工对着于连厉声叫骂，“臭书呆子！你老实说，你在哪儿认识德·莱纳夫人的？你跟她说了些什么？”

“我从没跟她说过话！”于连急忙答道，“我只是在教堂见过她。”

“那你是不是看她了？不要脸的下流胚！”

“没有！从来没有！您知道的，我是教士，我在教堂只看上帝！”于连多少有点假装正经地说着，他可不想再挨巴掌了。

“这里面肯定有鬼！”乡巴佬说，“该死的伪君子，总之，我要是甩掉你，对我只会更好。本堂神甫或者其他什么人，看上你了，给你找了个好差使。赶快收拾东西，你要去德·莱纳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了。”

“什么？可我不愿意当下人！”

“下流胚！谁说要你当下人呢？难道我会让自己的儿子当下人吗？”

“那么，我会跟谁一起吃饭呢？”

这个问题老索莱尔回答不出，因此他又暴躁起来，撇下于连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父亲走后，于连思考着这个足以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想象着将在市长先生漂亮房子里看到的一切。

他还暗自下决心：“决不能沦落到和下人一起吃饭！如果父亲想强迫我，那我宁愿去死！我也可以今晚就逃走，去贝藏松当兵。不过，这么一来，雄心壮志就实现不了了，无所不能的教士这份好职业也丢了。”

于连并非天生厌恶跟下人吃饭，为了飞黄腾达，再痛苦的事

他也愿意去做，他的这种厌恶源于卢梭的《忏悔录》，他全靠这本书来描绘世界的样子。此书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及《帝国军报汇编》是他最珍爱的三本书，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拼命。于连也绝不相信其他任何一本书，他坚信给他这些书的那位老外科军医的话，认为其他的书都是骗子为发财写的。

于连有颗火热的心，还有超强的记忆力，他看出本堂神甫谢朗对他前途很有帮助，于是背下整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以讨他欢心；他也熟读《论教皇》，虽然这两本书他根本不喜欢。

第二天清晨，德·莱纳先生就差人来叫老索莱尔，老头儿着实让人家足足等了两个钟头，一进门就满嘴背好的套话。打听完了儿子将会跟先生太太同桌用膳后，喜欢节外生枝的索莱尔见到市长大人心情那么迫切，于是奸猾地跟莱纳先生讨价还价起来。经过两个小时的勾心斗角，乡下佬战胜了机敏的有钱人，不仅谈定了于连新生活的诸多条款，还把工资抬到了每月三十六法郎。

回到锯木厂后，索莱尔到处找儿子都没有看到他的影子。原来头天半夜里，疑虑不安的于连就出门了，他连夜奔走到朋友富凯家，把老军医送的书和荣誉团勋章都存放在他那儿，他觉得在自己家里实在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此刻还没回来。

等他一露面，就被父亲逮了个正着：“该死的懒虫！上帝才晓得你会不会争气，报答我这些年的饭钱。快拿着你的破烂，去德·莱纳先生家吧。我刚和他谈了，他说你和他们一起吃饭，不是和下人一起。”

尽管于连为自己竟没挨打而倍感惊奇，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匆匆溜走了。

一逃离父亲的视线，于连便放慢了脚步，他觉得去教堂一趟会对自己的虚伪有利。

“虚伪”这个词会让您感到吃惊吗？在这个可怕的词出现在脑海之前，这位小乡下人的心灵曾走过很长一段路呢。

幼年时的于连就曾美滋滋地梦想过，有朝一日靠自己辉煌的壮举，赢得巴黎美妇人的垂青。凭什么他不能被其中一个美人儿爱上呢？拿破仑不就是在穷困时被光彩照人的德·博阿尔内夫人爱上的吗？多年来，于连就是靠拿破仑从一个没地位和财产的中尉，靠自己的剑成为世界主人的事迹来安慰自认为极不幸的人生。

然而，这个想法在于连十四岁的那年发生了转变。那一年，于连看到了维里埃教堂的兴建和治安法官对几宗案件的宣判。那几宗案子，看起来有欠公正：有权有势的一方大获全胜。其实，当时所争的不过是三五法郎的小数目；其中有一笔小款项，还罚到了于连的教父的头上。这位制钉匠，怒不可遏，大声叫道：“世道真是变了！二十多年来，大家都把治安法官当公正的人，如今该怎么说呢！”和于连是忘年交的老军医，也正是这个时候去世的。

于连从此不再谈论拿破仑，而是宣布要当教士。

“拿破仑名扬天下之时，恰逢法兰西正遭受侵犯，战功是时代的需要。可如今四十岁的教士就有十万法郎年俸，高于那些著名将领收入的三倍！而且连当地的治安法官都不敢得罪神甫。由此可见，我应该当教士。”

随后，人们经常看见他背诵神甫借给他的拉丁文《圣经》，而这个表面上虔诚和进步的行为得到了那位善良的老人的大为赞赏。只是谁又能想得到，于连那张如女孩般苍白、温柔的容貌下面，竟

藏着一颗宁愿死上一千遍也要飞黄腾达的野心！

对于连来说，飞黄腾达首先就意味着走出维里埃，他憎恨自己的家乡，这里的一切把他的梦想都冻住了，这里的所见所闻都让他心灰意冷。

这时，这位外表柔弱的年轻人，正夹着小包，走进维里埃教堂。

教堂阴暗又安静，恰逢节日，阳光映照着深红色帷幔的彩窗，绚丽夺目，显出一派庄严的气氛。于连有点害怕，教堂里就他一个人，他在最漂亮的那把椅子上坐下，这把椅子上有德·莱纳先生家的爵徽纹饰。

于连发现跪凳上有张带字的小碎纸片，他拾起来读道：

……日，路易·让莱尔在贝藏松伏法，其处决及临
终前之细节……

这张纸破碎不全，背面有一行字的头几个字：第一步。

“这张纸会是谁放在这儿的？”于连想，他叹了口气，“可怜的人啊，他的姓的结尾和我的一样……”他随即把纸片揉成一团。

于连走出教堂，以为看见圣水缸旁边有血，其实那是洒出来的圣水，因为窗户上红帐的反光照在水上面，乍看来像血。

“我是个懦夫吗？”于连对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他自言自语，“拿起武器来！”

这句在老军医的战争故事中频频出现的话，在于连听来，颇有英雄气概。他站了起来，快步走向市长府邸。

尽管他下定了决心，可当他看到那栋美丽的房子时，胆怯再度

攫住他。铁栅栏门敞开着，他觉得房子很豪华，他得硬着头皮走进去。

感到心慌意乱的，可不止于连一人。敏感又胆小的德·莱纳夫人，此刻也正惊慌失措。在她想象中，即将有一个粗鲁、肮脏、令人厌恶的家庭教师，因懂点拉丁文就被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她可怜的孩子们可能还要挨鞭子呢。